

## 养蚕趣忆

□陈建兴

日前,电视中见“天宫二号”宇航员景海鹏、陈冬与中央电视台“挑战不可能”节目互动,两位宇航员在“天宫一号”中向主持人撒贝宁展示了太空养蚕的实验测试,带上去的一条蚕宝宝从吃桑叶到吐丝结茧,看得我惊讶不已。

童年的我,正是从养蚕宝宝开始,体验到生命的柔韧绵长。

春天到了,班级里好多同学兴起了一股养蚕热,我也跟着他们去长宁支路上的一个黑瘦老头那里买蚕宝宝。他的一个破篮头里铺满了桑叶,爬满了一条条灰白色的蚕宝宝,它那胖乎乎的身体不停地蠕动着。蚕宝宝一分钱一条,我一下子买了二十多条,老头还送了我十几张桑叶。

回到家,我找了个皮鞋盒子,在盖子上戳了一排透气的小洞。把桑叶铺到了盒底,我小心翼翼地把蚕宝宝一条条放到桑叶上,它立刻一扭一扭地爬到桑叶边缘,脑袋从上往下“沙沙沙”地啃了起来。

桑叶被蚕宝宝啃成了月牙儿,我每次放几张新鲜的桑叶,它就不吃干枯的桑叶了,弃在一边,爬向新鲜的桑叶。换桑叶时,我不敢用手去捏它,怕弄死它,就用毛笔把它刷到桑叶上去。养上了蚕宝宝,心里总是牵挂着这些蚕宝宝,一天总要揭开盖子看看蚕宝宝,看到蚕宝宝蠕动着,爬动着,啃着,满盒子的生命力,我高兴极了。

一次,打扫蚕宝宝的“房间”,几条蚕宝宝被我挪到了盒子边,我刚把新鲜的桑叶铺下,蚕宝宝离桑叶还远远的,可它的鼻子好灵哦,很快就冲着桑叶爬了过去,不一会儿,桑叶就啃掉了一大块。

看到蚕宝宝贪吃的样子就一阵阵的欣喜,甘醇萦绕在心间,看着它们的欢快样,我胆大地将蚕宝宝抓到了手心上,蚕宝宝一个个圆头圆脑的,摸上去软绵绵的,凉凉的。心里盘算着明天的桑叶又从何来?

听同学说中山公园内有桑树,下课了我们几个同学翻进了中山公园,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见到桑树的影子,好不容易在假山旁边看到一棵似桑树又非桑树,叶子很像,一阵噼噼啪啪采了再说。摘了一包回到家,兴冲冲放到了蚕盒中,谁知,蚕宝宝躲得远远的,我知道,肯定不是桑叶了。没办法,只好又去长宁支路的黑瘦老头的摊位,用三分钱买来九张桑叶,老头的桑叶为了保鲜,在上面洒了水,我回家没将水

珠揩干就喂蚕宝宝,这下闯祸了,没过半小时,蚕宝宝一下子就死了好几条,让我后悔不已。

后来,又有同学告诉我,长宁路476弄的本地人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桑树,树上的桑叶密密麻麻的,满树的桑叶成了我们养蚕孩子的宝树。

晚上,我们几个“叠罗汉”似的爬上了围墙,偷摘起桑叶,采的太多了,高兴过头了,下围墙时,一脚踩空摔了下来,幸好下面是只鸡棚,我重重摔在了上面,随着母鸡的叫声,院主人拿着竹竿赶了出来,我忍着脚上滴血的剧痛,一拐一拐地逃走了,只听到后面一个老太的骂声。

蚕宝宝吃饱了就睡,睡醒了又啃桑叶,不时抬头东张西望。有一天,看见几只蚕宝宝身体不停地摇摆,竟然是在蜕皮哦,它一拱一缩的把老皮蜕掉,新“外套”的皮比以前灰白色的皮白多了,养蚕宝宝月余,看见它有三四次蜕皮,每次蜕皮后,看蚕宝宝啃起桑叶来又快又多,它就这样越长越大,粗成铅笔一般,又白又胖。没过几天,蚕宝宝桑叶啃得少了,有点懒懒的样子,我焦急地找到了卖蚕宝宝的老头。他告诉我蚕要吐丝结茧了。果然,蚕宝宝爬到盒子角落开始结丝,头不停地摆动着,越吐越多,越吐越密,那一根根的细丝,闪亮,精细,丝越结越快,蚕宝宝把自己严严实密裹了起来。一个晚上就结了乳白色的蚕茧,椭圆形的有点像个小小鹌鹑蛋。

我怕蚕宝宝在里面闷死,好奇心驱使我打开茧子看看究竟,我剪开了一个蚕茧后,竟是一个软软的蚕蛹,茧壳旁还有一层皮,蚕在茧子里又蜕了一层皮。

又过了好几天,好几个蚕茧开始破了个窟窿,蚕蛹变成了翩翩起舞的蚕蛾飞出,体色淡黄色的,蚕蛹形状有点像蝴蝶,全身披着白色鳞毛。在盒子里飞来飞去,几天后,蚕蛾在盒子里产下了大量的白色蚕卵,就死了,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啊。又过了几天,我发现蚕卵又开始蠕动了,变成了一条条小小的蚕宝宝。

蚕的一生仅月余,使我看到了蚕宝宝的一生是无私的,一生默默地奉献着,人生也需要像蚕那样茧藏,忍受寂寞和困苦,经历打磨和淬炼,生命才会爆发热烈的光芒,生出有力的翅膀,照亮温暖的前方,飞向美好的未来。

## 别了 老家的水井

□胡德明

曾与我朝夕相处近50年的老家水井,因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,我老家的宅基地被征用,我家的老屋,包括已日久生情的老家水井,很快要被拆除填平,这让我很是依依不舍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,我家是饮用河浜水的,可是,河浜里的木排草、水葫芦等水草越长越多,河水逐渐变得浑浊,出现了丁螺、子子等有害水虫……我的父亲、母亲和大哥相继被查出了患有吸虫病,不得不住院治疗。病虽治好了,但都留下了“吸虫血肝”的后遗症。这都是饮用不洁不净的河浜水惹的祸!

河浜水再也不能饮用了,怎么办呢?掘井,饮用较为洁净卫生的井水。当时,对于我们农村乡下人来说,饮用自来水,是不敢有这个奢望的。能饮用冬暖夏凉的井水,已是很奢侈的了。饮用井水,也是预防吸虫病比较有效的办法。

可是在当时,掘井,对于一般农民家庭来说,那是一件大工

程。首先,打井所需的砖块,很不容易买到。当时,我们的国家正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,物资极为短缺,砖块的计划是相当紧张的。经过我父母无数次地向小队、大队申请,说明打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,并且足足等了二年多的时间,终于,我家才批到了打井所需的1000块泥砖计划。有了计划,拿钱去付款开票后,还要预约提货。到了提货前一天,仍要去砖瓦厂排队约定档期。一道道过关后,方能用船把砖块驳运到家。

那时,农村打井还是新生事物,会打井的师傅极少,所以,请到打井的师傅不容易。终于联系到了打井的师傅,约定了上门掘井的日期,我们需要准备好香烟、猪肉等,打井师傅来掘井是要好烟、好酒和好菜招待的。而香烟、猪肉等都要凭票购买的,计划都很少,极不容易买到……我家真正用上井水,已是我们开始筹备打井三年半之后。

长期饮用河浜水的我们,面对清澈、有点甘甜并且冬暖夏凉

的井水,无比心喜,奉为仙水。过去,大冷天洗涤衣服,用冰冷的河水,双手刺骨地痛,如今用温暖的井水洗涤,既不冻手又容易洗干净。大热天,喝上一杯凉爽的井水,特别地解渴;用井水冲凉,让人特别地舒畅、心旷神怡……

一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,上海郊区农村才开始推广饮用自来水,而我们已饮用了近20年的井水。习惯了用井水的我们,有了自来水后,仍不忘用井水。如今条件好了,在井上装了一台水泵,洗衣、汰菜、浇花等等,坚持用井水……庭园里那荷花池也用井水补充。我离开老家20多年,每每回到老家,总是不忘打一盆井水,洗一下手,擦一把脸,口渴时喝上一口井水。

老家的水井,近50年的岁月,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深情。如今,轰隆隆的推土机正向它驶来……不久的将来,这里将建起高楼大厦和现代化工厂,面向世界开放的自贸区。

别了,难以忘怀的老家水井!小河边……一个个身影在晃动。恢复高考后,不少人走进希冀中的“象牙塔”。我认识的几位兄长,先后都进入沪上的大学,现在已成知名学者、教授。

说起谈恋爱,这在小青年中属最浪漫的事。田头归来第一件事,就是男的往女的宿舍跑,一起洗洗,一起去食堂,这是农场情窦初开年轻人写下最美最动人的诗行。“人生的泊位在这片土地,愿它永远像春天一样,踏着希望的歌,迎来明媚朝阳。”一位业余诗人这样写道。彼时,抱团取暖,爱,滋润着多少人心!

改革开放后,农场发展高潮迭起,走出农场走进市场,让沃野充满着无限生机。农工商,一个时代的印记。我那时在一家企业担任中层,后调入农场广播站。

几十年后,8家农场顺应变迁,就地成立两个小镇。我还在“长江”这片让人留恋的土地上。建镇10年,我时任小镇党委副书记。作为十年庆活动策划人,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还评选出令人为傲的十大成果。一晃又5年,小镇已进入第15个年头,农场宛如一座美丽的桃花源,景色愈发迷人,就是人少点。

我母亲现在一个人住着一套前几年优惠分得的二室一厅,60多平米,平时,生活能自理。每日上午,她要么去小镇集市兜一圈,要么去市民公园锻炼身体;下午睡个午觉,起来后听听越剧,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,似一朵轻云刚出岫”……

看着父母那辈如今安然地生活,我的心着实宽慰许多。

## “桃花源”记

□石路

哇,好家伙,一排排队伍好长,有的扛着铁锹扁担,有的提着麻绳灰箕,拖拉机、牛车,浩浩荡荡向着十几公里外的堤岸走去。放学归来,路过工地,哇,人山人海,两岸、河中都是人,还不时传来踏着重步、喘着粗气的吆喝声,四周印刻着连队、工厂名的红旗迎风招展,好一幅宏大的“战河图”。

战三夏、忙三秋,同样如此。农业实现机械化后就轻松许多。

当时,一个农场数万人,像我所在长江农场巅峰时就达5万多名职工。

我生活的农场有一条中心街,它被誉为“沪垦第一街”。那时,我已在农场上高中。据亲历者回忆,当时设计这条街还引发过争议,有的说路有个四五米宽就不错了,也有的说往前看至少得八九米。后来,还是农场主要领导有眼光,气魄大,一拍板,往大了建。

“走,去‘长江’玩”,成了邻近乡镇不少年轻人闲时的选择。要知道,这条大街当年曾何等繁华,两旁法国梧桐枝繁叶茂,街上有座“小豫园”之称的俱乐部,里面有时兴的溜冰场、咖啡店、跳舞池、录像厅……我妻子当时在邻近的崇明师范读书,她和同学们就不曾一次到此一游,至今忆起还津津有味。这条街,现在依然成为人们出行的主干道。老人们说,“它像市区衡山路一样美”。

“借我本书好吗?过两天就还你。”喜好读书,是农场一些职工一天劳作下来无比欢欣的事,拿起不轻易得到的文学名著、数理化课本,啃起来真是废寝忘食。晨时暮间,树林下、水塔旁、

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57年,父母是这块沃土上的围垦先驱。

崇明岛上曾有8家国营农场,最早建立的已有60多年。当年为建设大城市副食品基地而在此奋斗的那一代,现多步入暮年,有些人已走到“另外一个世界”。我父亲3年前故去,走时快90。我母亲依然健在,她也85了。他们是垦拓者,是农场前辈。想念,已成了不少健在者现时见面常絮叨的事。

听父母讲,那时异常艰苦,在岛上一片“潮来白茫茫、潮退一片芦苇荡”下,风雨兼程,垦拓大地,每个人如一头老黄牛般不停跋涉。尽管苦,却无怨无悔。劳作之余,嘻嘻哈哈就过去了。我父母均是1962年由上海市区到农场的。那时,他们都是些哼着高昂小曲、青春勃发的姑娘小伙。

一个农场有四五十个连队,一天到晚是忙得热火朝天。铁姑娘、犟小伙,有了这称呼,身上就像按了马达,不停地转、不停地干,向前冲。农场有一位累不垮的劳模,个子不高,人也长得瘦,我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偶然机会见过他,他姓杨,那时他已60出头。据父母讲,当年他天不怕地不怕,愣是在这片裹着泥沙的盐碱地上带领大伙喜夺粮食高产,被誉为“铁板沙上开红花”,还受到时任国家农垦部领导接见。

儿时隐隐约约记得,每当农场要开大河,天蒙蒙亮,男女职工便从梦中被叫醒。我那时大概10岁左右。有次凌晨,我趁父母开河出门,就偷偷起身向窗外望去,

## 征文启事

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,放眼神州大地,处处升腾着澎湃活力。为了赞颂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变化,汇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艺力量,由《东方城乡报》和唐镇人民政府主办,浦东

新区作家协会和唐镇文化服务中心承办的春满神州——“唐镇杯”散文征文活动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征稿。文章要求视角新颖,感情充沛,弘扬时代精神,讴歌发展变化,字数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。截稿日期:2023年10月31日。本报将在

“写作”版陆续刊登部分来稿。征文结束后将评出“优秀作品奖”10篇,获奖作品与部分优秀来稿将汇编成册。

征文电子稿请寄:szz765432@163.com(邮件名请注明“春满神州·散文征文”)。

### 三月种树(儿歌四首)

□王海

#### 植树去

植树节,记得牢,  
爸爸妈妈起个早。  
车上装了小杉树,  
喊来大伯和大嫂。  
我说也要去,  
上山栽树苗。

#### 认领树

小妮妮,笑嘻嘻,  
跟着爸爸到山里。  
到了山里没歇歇,  
忙给小树挂牌子。  
牌子上面有姓名,  
浇水施肥担管理。  
每人认领一棵树,  
小树成材谁不喜?!

#### 种树忙

忙忙忙,人不累,  
种下春光种下美。  
梨花一开雪雪白,  
桃花一开万人醉。  
绿树成荫草木茂,  
年年四季都明媚。

#### 三月种树

一行行,一排排,  
小树种到云天外。  
和风给它扇扇凉,  
细雨给它洗尘埃。  
绿叶沙沙唱新谣,  
绿枝翩翩舞开怀。  
三月种树神州忙,  
天上地上绿成海。